

影響甚至決定了權利救濟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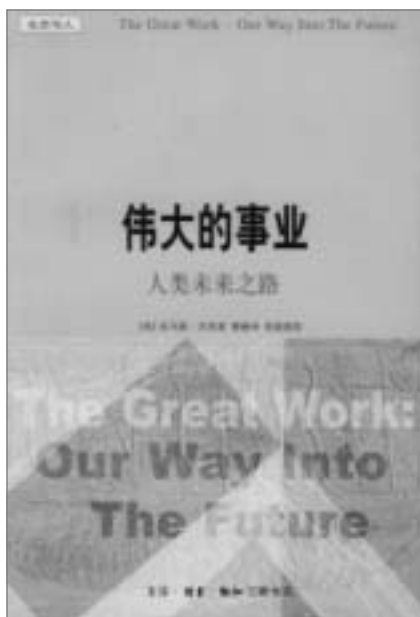
最後，順着霍爾姆斯和桑斯坦關於權利成本的分析進路，我們還可以針對馬克思的自由個性理論提出一個問題：自由個性能夠掙脫「稅的依賴性」嗎？本文的回答是不能。因為，現代社會中的人，絕不是荒島上的魯濱遜。一個人可以掙脫對於血族群體、奴隸主、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在人格上他可以獨立的；他也可以掙脫「商品拜物教」對他的束縛，他可以粗茶淡飯，素面朝天，「不為物役」。只要實現了這些條件，一個人就算掙脫了「人的依賴性」與「物的依賴性」。但是，現實社會中的任何人，無論他是「無己的至人」、「無

功的神人」還是「無名的聖人」（《莊子·逍遙遊》），他能掙脫人與人之間通過相互交往所構成的社會網絡嗎？只要他還生活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就會與其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財產關係、人身關係、信仰關係，等等。在任何關係中，只要他的自由與權利遭到侵害，特別是，只要他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他就需要國家機構的救濟，而國家機構本身，如果離開了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運轉。正是在這個特定的角度上，我們可以說，自由個性作為一種理想，雖然掙脫了「人的依賴性」與「物的依賴性」，但卻難以掙脫對於「稅的依賴性」。

自由個性能夠掙脫「稅的依賴性」嗎？本文的回答是不能。因為，現代社會中的人，只要他還生活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就會與其他人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在任何關係中，只要他的自由與權利遭到侵害，他就需要國家機構的救濟，而國家機構本身，如果離開了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運轉。

敬畏自然界 呼喚「生態紀」

● 李元來



貝里 (Thomas Berry) 著，曹靜譯：《偉大的事業：人類未來之路》(北京：三聯書店，2005)。

貝里 (Thomas Berry) 相信，我們正處於歷史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在這個時刻裏，地球自身召喚我們去投身於自然的返魅——一個新的生態開端(轉引自《偉大的事業：人類未來之路》[*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一書封底)。

貝里相信，我們正處於歷史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在這個時刻裏，地球自身召喚我們去投身於自然的返魅——一個新的生態開端。這段評價可謂道出了《偉大的事業》的主題和要旨，即崇敬和畏懼偉大的自然界，呼喊和召喚新紀元的開始。該書作者貝里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生態思想家和文化歷史學家，曾短暫逗留中國，回國後與狄百瑞共同創辦了「亞洲思想和宗教研究會」。

這段評價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道出了《偉大的事業》的主題和要旨，即崇敬和畏懼偉大的自然界，呼喊和召喚新紀元的開始。該書作者貝里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生態思想家和文化歷史學家，被譽為「生態紀」之父。值得一提的是，貝里曾短暫逗留中國，回國後與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共同創辦了「亞洲思想和宗教研究會」，並出版了《佛教》(Buddhism) 和《印度宗教》(The Religions of the India)。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貝里逐漸將其關注點聚焦於具有一個宇宙進化史的作為整合性的存在共同體的地球，試圖澄清人類共同體在地球更大的共同體和宇宙自身中的角色。他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地球之夢》(The Dream of the Earth)、《宇宙的故事》(The Universe Story) 以及《偉大的事業》。其中，《偉大的事業》更是突出體現了貝里的「生態紀」思想。

「生態紀」(Ecozoic，又譯「生態生代」)是貝里創造的英語新名詞。從地球的歷史過程來說，生態紀是繼地球的古生代(Paleozoic)、中生代(Mesozoic)和新生代(Cenozoic)之後的時代紀元。貝里認為，「生態紀」是「人類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於地球上的一個時期」(《偉大的事業》，「前言」。下引此書，只註頁碼)，是地球史上的新紀元。在生態紀中，人類將生活在一個與廣泛的生命共同體相互促進的關係之中。這種共同增強的生態存在方式的實現，將有賴於人類對現有生存方式的改變和對生態生存模式的創造。這種改變和創造就是貝里所言的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偉大的事

業」。這項「偉大的事業」是對現代工業—技術文明的超越，並將其對地球的毀滅性影響轉移到「一種更加善意的存在模式」上。這既是偉大而光榮的事業，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幸福；同時也是異常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因為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地球生物結構和功能的全面混亂時期」(頁3)。貝里指出，我們所肩負的「偉大的事業」，其實並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某種我們生而面對的東西。我們所擁有的是一種「被給予的角色」，並且「超乎我們自己的任何想像」(頁8)。這並不是命定主義或宿命論，相反，貝里在這裏敏銳地洞察到了人類狂妄和自大背後的外在限制。當然，面對這種外在限制，唉聲嘆氣、怨天尤人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要相信，既然我們被某種超越於我們之上的力量賦予了歷史使命，那麼「那些安排我們角色的力量必定在這一行動中同時賦予了我們完成這個角色的能力」(頁8)。從這一點上來看，貝里是個兼具前瞻眼力和憂患意識的樂觀主義者。「目前不是絕望的時刻，而是充滿希望的行動時刻」(頁21)：這是他的基本價值判斷和行動準則。

二

貝里有關「生態紀」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和基本框架，是重新敘述宇宙、地球和人類的故事。從宇宙大爆炸開始，以地球生命的誕生和演進為核心，人類是作為一個物種在這個過程中整體地被考察的。通過這樣的重新敘述，貝里試圖尋找人

類生命的根源以及人類存在的宇宙價值。並且，在思想的旅程中，他時刻流露出對宇宙、地球、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情。在貝里看來，我們須要從以人類為中心，向以地球為中心的現實和價值準則轉變。因為，「在一個感覺得到的秩序中，宇宙是唯一的自我指向的存在」（頁20）。在人類和地球其他成員構成的單一的生命共同體中，每一種存在形態，在其存在和功能上都是以宇宙為指南的，且都擁有自己居住地的天然權利。「人類既不是宇宙的附加物，也不是非法入侵者。我們在本質上與宇宙成為一個整體」（頁36）。然而，被一種「文化傲慢」所統治的西方文明，是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的。這種以工業—技術文明為主導的人類文化，根植於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意識模式。在這種意識模式中，人類與所有其他存在的關係是徹底斷裂的：所有權利都歸屬於人類自己，而所有其他存在的現實和價值都完全取決於對人的有用性。這種「使用性的基本態度」使得人們肆意而瘋狂地掠奪自然界。在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的當今社會，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推崇的「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海德格爾著，孫周興等譯：《海德格爾存在哲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已經成為一種美好而遙遠的憧憬。於是，「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康德[Immanuel Kant]著，韓水法譯：《實踐理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這兩種康德所描繪的，我們愈是沉思，愈是感到崇高與神聖，愈是增加景仰與敬畏的事物——在今天不僅沒有失去它

們的意義，反而愈加顯得重要。正如貝里所言：「人類的冒險絕對依賴於我們對地球和所有生活成長於地球之上的存在的敬畏、尊重和欣賞的品質。」(頁195)

對貝里來說，人類正身處一種具有毀滅性影響的現代工業—技術文明之中，而這種文明正在將地球歷史的新生代扔進歷史博物館中。我們的時代呼喚着「生態紀」的到來。這是一條人類通向「可持續生存」的未來之路。如何踏上這條「人類未來之路」，成為貝里思考的又一重大課題。「重塑人類」是他所提供的應對這一挑戰的基本原則。人類的重塑不僅關係到人類自身作為一個物種的繼續生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地球「生態紀」的實現與否。於是，貝里在基本原則之下，於社會層面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社會變革方向。比如，在「大學」一節中，貝里認為「大學在偉大事業的定向和實現中具有核心作用」(頁84)，主張大學要反思自己，要從現在開始進行宇宙、地球和人類故事的教育，為學生在自然界面前的親密存在做準備。在「倫理與生態」一節中，貝里強調建立一種宏觀倫理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終從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新的政治準則」一節中，貝里指出，人類事務中限於社會之內的保守與自由之間的舊有張力，現在正被基於面向自然定向的發展論者與生態論者之間的張力所代替。在「榨取式經濟」一節中，貝里倡導由榨取式經濟轉向有機經濟。這種轉變在最直接的層面上，就是要從以石油為基礎的非持續性經濟，轉向某種可持

「生態紀」是貝里創造的新名詞。是繼地球的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之後的時代紀元。貝里認為，在生態紀中，人類將生活在一個與廣泛的生命共同體相互促進的關係之中，而其實現有賴於人類對現有生存方式的改變和對生態生存模式的創造。在貝里看來，我們須要從以人類為中心，向以地球為中心的現實和價值準則轉變。

如何踏上可持續生存的人類未來之路，是貝里思考的重大課題。他強調建立一種宏觀倫理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又倡導由榨取式經濟轉向有機經濟，就是要從以石油為基礎的非持續性經濟，轉向某種可持續經濟的替代模式；而公司的活動就是要從以利潤動機為主導，轉變為以關心完整生命共同體為主導。

續經濟的替代模式；而公司的活動就是要從以利潤動機為主導，轉變為以關心完整生命共同體為主導。此外，在「可持續生存的人類」一節中，貝里還就自然資源、法律、語言、教育及醫療職業等相關方面，提出了大量的選擇性建議。

三

《偉大的事業》一書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對現代文化發展的剖析和批判。在貝里看來，人類中心主義意識模式下的人類與非人類根本性的斷裂，導致了現代文化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我們陷入了嚴重的文化錯位之中」（頁85）。沒有對人類現有文化模式的反思，我們無法「重塑人類」，也無法走上「人類未來之路」，更難免再次陷入文化絕境之中。貝里為我們提供了四種進行反思、走向未來的智慧——土著民族智慧、女性智慧、古典傳統智慧及科學智慧。這四種智慧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共同體現了一種和諧思想。我們應該從中獲得啟發，以一種相互促進、共同增強的存在方式，去迎接我們的「恩典時刻」——「生態紀」的到來。此外，該書還有如下兩點值得關注：

其一是生態中心主義傾向。生態中心主義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相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思想主張。人類中心主義是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後，隨着人被從神學的奴役和上帝的主宰下解放出來而產生的哲學思潮。人類中心主義者對自然採取一種使用性的基本態度。生態中心主義則是在二十世紀60年代

以後，隨着現代工業—技術文明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而逐漸興起來的綠色政治與哲學理論。在生態中心主義者看來，人類不是自然界的統治者和主宰者，而是同其他非人類存在形式相互平等，人類沒有特權對自然界進行無限制的索取和掠奪。貝里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生態中心主義者，他承認非人類存在形式的獨立價值，以及人類價值尺度的有限性與非唯一性。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護者和鄰居。」（海德格爾著，郇元寶譯：《人，詩意地安居》[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我們不要試圖統治和主宰非人類存在形式，而是要像貝里所希望的那樣，「人類將以一種共同增強的方式出現在地球上」（頁64）。

其二是某種迸發於貝里內心深處的宗教情愫與關懷。正如有學者評價的那樣——「托馬斯·貝里再一次地展示出，他是少數可以被算為具有宗教頭腦的人物之一」（轉引自封底），在《偉大的事業》一書中，我們能時刻感受到作者宗教情愫與關懷的流露與表達。抄錄數句，以饗讀者。「如果我們把地球僅僅看作是自然資源的堆積，而不是一個應被尊重的神秘實體，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那個人類在其中找到完整生命體驗的更大共同體，那麼，許多誘惑就可以成為普遍現實。」（頁164）「自然界所要求的是這樣一個回應，它應超越於數理計算之上，超越於哲學推理之上，超越於科學洞見之上。……它應從人類靈魂的野性無意識的深處升起。」（頁63）其實，這種宗教情愫與關懷

的呈現與表露並不奇怪。因為，身為畢業於天主教大學且對佛教、印度教等諸多宗教頗有研習的學者，貝里在洞察體會與耳濡目染中自然會對宗教懷有一份特殊情感。

「生態紀」是貝里偉大的設想和預見，同時也是人類義不容辭的「偉大事業」和「未來之路」。我們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中國的生態運動倡導者常被譏諷為「跟着富人喝粥」。意思是說，西方是在實現了現代化之後，才玩起生態和環保；而我們當務之急則是加快發展，先富起來再說。顯然，這些譏諷者無視這樣的事實：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走的是一條高消耗、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道

路；目前，我國生態環境在整體上呈現出惡化趨勢。這決非危言聳聽。最近，因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而造成的松花江水環境污染，哈爾濱不得不全市停水四天。這次事件給予了那些譏諷者一記有力的回擊。對我國的生態運動支持者來說，值得欣慰的是，貝里的「生態紀」思想已被編入董琨主編的《新課標語文讀本·高三現代文》。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遂了貝里本人的心願——將《偉大的事業》一書「獻給孩子們」（《寫在前面的詩》）。對年輕一代進行生態教育，可以讓我們的「偉大事業」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應該銘記並踐行這樣一句話——敬畏自然界，呼喚「生態紀」！

中國的生態運動倡導者常被譏諷為「跟着富人喝粥」。意思是說，西方是在實現了現代化之後，才玩起生態和環保；而我們當務之急則是加快發展，先富起來。這些譏諷者顯然無視這樣的事實：我國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高消耗、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道路。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6年6月號、7月號

第51期 2006.6.30

- 謝貴平 北大學生黃立眾與1961年「中國勞動黨」事件
- 鍾子娟 論中國取得常任理事國席位過程中的美國因素
- 李 翔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強化軍人撫恤制度之原因
- 王永華 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
- 潘亞玲 愛國主義證義
- 劉晨光 《卡門》：無關正義的性與愛？
- 黎 錫 香港第一部故事片《莊子試妻》的製作年份
- 朱宗震 評桑兵先生對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挑戰——讀《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
- 王 恒 暗夜時份的哀悼與召喚——評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 管華敏 中央權力的式微——評《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

第52期 2006.7.31

- 王俊生 新中國永遠的痛楚——追憶文革中兒童所承載的歷史細節
- 白 磊 從奪權到軍管：1967-1968年陝西省武鬥略述
- 賈慶軍 美共「美國例外論」的命運及其思考
- 楊振傑 多因素影響下的農民工文化生活——C地區的調查與思考
- 張紅秋 與「文革」有「染」？——「新時期」作家（評論家）在「文革」時期的文藝活動
- 林精華 蘇俄文化之於二十世紀中國何以如此有魅力
- 賈 錕 從文學事件到政治陰謀——記蘇聯文學史上一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大都會》文集與「大都會」事件
- 梅俊傑 礦難與工會
- 徐海亮 我看清華文革——讀《一葉之秋》（全文版本）
- 殘 雪 追尋那失掉的魂——評《重現之時》
- 任蜜林 王博：《莊子哲學》